

「五四」時代傑出新詩

七 俞平伯
俞平伯（一九〇〇至一九九〇年），浙江德清人，詩集有《冬夜》、《憶》、《西還》等，其中《冬夜》是我國第三部的新詩集。在新詩史上有特殊的地位。他一九一八年寫的《春水》，是詩人現存的第一首新體詩，該詩是這樣的：
一
五九與六九，抬頭見楊柳。
風吹冰消散，河水綠如油。
雙鷗拍拍水中游；眾人緩緩橋上走，
都說「春來了，真是好氣候。」
二
過橋聽兒啼，牙牙復牙牙。
婦坐橋邊兒在抱，向人討錢叫「阿爺！」
三
去年決了滄沱口，丈夫兩男相繼死；
弄得家破人又離，剩下半歲上孩兒。」
四
催車快此走，不忍再多聽。
日光照河水，清且明！
一、詩受舊體詩的格式影響很深。一開頭就以五古用上聲二十五有部的「九、柳、酒」開局，緊接着第三句用雙七字句，第四句用雙五字句。二、三段都用整齊的「五、五、七、七」字入詩，且押韻，使讀者感到很親切、流暢。

二、章法上層次分明。第一段寫貴人之樂，第二段寫貧者之愁，第三段寫婦嬰之苦，第四段寫出人間之不平。用字不多，簡潔、清晰。
三、詩是以情志事，記述中國農村中的一家遭受洪災的悲劇——孤兒、寡婦的哭訴，而另一方面，以白鵝輕快在水中拍游，都說「春來了，真是好氣候」，以「比」的手法，寫出舊社會的兩極現實。這首詩成了戰鬥的檄詩，不知無病呻吟之作，受到了社會的敬重。

八 徐志摩
徐志摩（一八九六至一九三一），浙江海寧人。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。著有詩集《花雨》、《志摩的詩》、《翡冷翠的一夜》、《猛虎集》、《雲浮》等。他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寫的《再別康橋》，是作者最有名的詩作之一，全詩是這樣的：
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輕的來；我輕輕的招手，作別西天的雲彩。那河畔的金柳，是夕陽中的新娘；波光裡的艷影，在我的心頭盪漾。軟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底招搖；在康河的柔波裡，我甘心做一條水草！那榆陰下的一潭，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。揉碎在浮藻間，沉澱着彩虹似的夢。尋夢？撐一支長篙，向青草更青處漫溯；滿載一船星輝，在星輝斑斕裡放歌。但我不能放歌，悄悄是離別的笙簫；夏蟲也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橋！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來；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。

詩中的康橋也即是作者早年學習的地方。徐志摩不是寫個體詩的詩人，但從這首詩的結構，可以看出它受傳統舊體詩的影響很深。本詩共七節，每節四句，一般每句六、七、七、七個字，最多八個字，整齊而有變化，新舊體結合味很明顯。大都押韻，如首句「來、彩」，次句「娘、漾」，第三句「搖、草」，第六句「簾、橋」，第七句「來、彩」，第四、五句雖沒押韻，但第三、第六句押韻，屬隔句押韻式，如舊體歌行，用平聲韻，突然改用仄聲一樣，正因為押韻句短，故受到讀者歡迎。在詩中，作者借景抒情，把對康橋無法抑制的留戀滲透到綺麗幽靜的風光描寫中，不着一字「惜別」，卻讓人感到惜別感傷。而「輕輕」的來，「悄悄」的走，這一意境，更在無聲中顯示了別離的凝重，筆法特致。詩第一節末兩句：我輕輕的招手，作別西天的雲彩。最後一節末兩句：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。「作別」「不帶走」內涵很深，作者的筆法，與上面郭沫若的筆法可說完全一樣。從上面八位作者的八首早期新詩的分析可知，新體詩決不是散文的分行，而是繼承傳統詩——筆法，並從結構、句式方面下苦工夫。我本人認為：新詩的作者，要寫好新體詩，須多讀多深入研究祖國寶貴遺產——唐宋詩詞，從中吸取營養、充實、提高自己。（下）

陳雲庵

採茶女 曹乾石

「清明」節前，我冒着濛濛細雨，從杭州城出發去西湖龍井茶場參觀。翻過高聳的山嶺，鑽出青翠的毛竹林，低頭俯視，但見山腳下一片白霧，似茫茫大海，一陣陣綠風，捲起朵朵浪花。採茶姑娘們身披彩色的塑料雨衣，透出紅綠夾祆，腰挎黃色茶籃；三三兩兩，有說有笑地從山腳下攀登上來。那不是採茶能手巧姑嗎？她額上汗津津的，像綴着珍珠；臉上紅撲撲的，渾身上下散發出青春的活力與健美。「巧姑，我看看你採了多少茶葉！」我接過她手中的茶籃，頓覺一陣清香撲鼻。嫩芽初摘，如同蓮心，或二葉一芽，或一葉一芽，有毛鋒，帶毫光，呈翡翠色，由於細雨的滋潤，個個鮮亮可愛。然而，只裝了一個籃底，估計不過半斤左右，我不由得脫口說道：「怎麼採這點呀？」「少？你道是夏茶、秋茶，十斤，二十斤才起眼，告訴你，這是明前茶。就是這麼一點點，我採了整整一個上午，爬了五、六個山頭哩！」巧姑像連珠炮一樣衝着我說，顯得有些委曲。我感到一時失言，驀地想起昨日茶場楊師傅的一席話：「名聞中外的杭州西湖龍井茶一年要採四季，即春茶、夏茶、秋茶和晚秋茶；春茶又分明前（清明前）、雨（穀雨）前與雨後三種，以明前茶為珍品中的珍奇品，特級龍井茶都是在這段時間採製的。特級茶的標準長度是二厘米，由於茶芽萌發時間不一，長短不齊，有的茶蓬有得採，有的茶蓬沒得採，所以採特級茶是滿山跑，鑽頭角腦到處找，像鳥尋食一樣……」「你不是嫌少嗎？要不要我倒在塑料布上，讓你數一數，這半斤特級茶有多少茶芽？」巧姑向我發起了「進攻」。

我順口答道：「估計有三、四千個吧。」「虧你說得出口！」巧姑得意地說：「告訴你，前天我採了一斤特級茶，一共有三萬八千個茶芽。」「有這麼多呀？」我驚訝了，方知特級龍井所以珍貴，一半是因為裡頭有這些心靈手巧、勤勞純樸的採茶女的心血呀。

「清明」話題

「清明」，彌足精美的詞。充滿正能量。我國重要的民俗節日中，清明節是唯一年節氣命名的。清明時光，鶯飛草長，桃紅柳綠。古代，在這個節日裡，人們藉着春天賜予的活力，大大熱鬧一番。活動中有插柳戴柳、放風箏、盪鞦韆、鬥雞等項目。各擇所愛，其樂融融。誠然，祭祖掃墓是清明節習俗重點。民諺有「三月清明雨紛紛，家家戶戶上墳。」之說。上墳，是人們出於對先人的尊崇緬懷之情。孔子對祭祀祖先的解釋是：後輩對家族的長者，生前應盡心盡力地侍奉，長者歿後，也同樣對待，以感恩他們對家、業的貢獻。清明時節，春回大地，萬物復甦，人們也生機盎然地投入戶外活動。人們正藉着掃墓時機，闖而出舉行個春遊踏春。清明上墳，是大自然中生命與亡靈的一種微妙溝通。這日子，也是繫繞着全家老少對先祖的哀思和野外歡聚的時刻。我家的祖墳在靈隱法雲弄老村落的山間。每個在清明的前三日或後四日裡，趁風和日麗的日子，一個電話，兒、媳、女、婿、孫子們舉家出動。帶上裝着蔬果酒菜，糕糰及香燭的行囊，驅車前往。到達靈隱山前，寄了車，一家人披着明媚春光，踏着茶地陌阡，穿越溪旁小路，迤邐到了父墳前。去春今春一年間，父墳前的雜草叢生，似在墓道上夾道歡迎我們。除草打掃的活，兒孫們早已不合而動。當我們擺擺上香時，傳來鄰墓上墳後人的琅琅笑語，又見其墳前紙錢灰飛。據老人們說，這飛舞的紙灰，便是祖先們已在空中收納了子孫們的一片孝心。此情景，不正是古詩「清明何處不生煙，郊外微風掛紙錢，人笑人歌芳草地，乍晴乍雨杏花天。」的真實寫照？我凝視着父墳前的旺然香火，回憶起兒時母親給我講述父親艱難立業、成家的故事，以及父親業醫一生對窮人貧病不計的片斷。沉思中，孫兒們一陣歡笑把我從回閃中喚醒。墓主兒子的我，覺着融在太平盛世今朝之幸。知足常樂。掃墓畢，在綠色的歸途中，當然不捨山道旁的野菜。於是一家大小挽腰採摘起來，晚餐中，這些馬蘭頭、薺菜、小野菊等成了我們舌尖上的春天。「清明」，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文人騷客賦詩傾懷的。尤其是那首耳熟能詳，幾是家喻戶曉的詩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，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」作者杜牧將清明時節野郊一角的雨景切割下來，僅以四句詩編織出一幅生動畫面。字裡行間淋漓着濃厚的春天氣息。作品引人入勝，令讀者處於一個濕潤潤和的空濛野鄉。在這毫無污染的純淨環境裡，還見着一個戴着斗笠，騎在牛背上的牧童。隨着牛步的緩行，小牧童的身子正前後微微動着。這是作品《清明》的潛台詞。作品《清明》何嘗是一首耐賞的詩，一幅清麗的畫，更是一則意味雋永應景的清明新聞。這僅二十八個字的「清明」詩，實更具備了五個W的新聞要素。「清明時節」，將「時間」交代了，「路上」二字寫出了地點，「行人」「牧童」四字點明了「人物」，「借問酒家」闡明了「故事情節」，「牧童遙指杏花村」將事物的「結果」敘述得明白白。遺憾的是當時尚無報刊雜誌，要有，杜牧絕對是位高級記者。「清明」二字真好！無不是朗朗乾坤，明鏡高懸，萬民通氣的展現。今日，於風清氣正中，那些污吏當是「官不聊生」。

面向大海的聶魯達

陳安
抵達智利首都聖地亞哥
的當天和第二天，我就去拜訪了巴勃羅·聶魯達的兩個故居。
五十多年前中學時代就知道這個南美洲大詩人，覺得他的詩的標題《葡萄和風》、《伐木者醒來吧》就富有詩意；他曾多次訪問中國，詩人艾青兩次全程陪同，與他結下深厚友誼，艾青也曾去聖地亞哥回訪，寫了獻給他的詩。從前覺得智利太遙遠，它的狹長領土太離奇，而現在我從紐約登機，九小時後就到了聖地亞哥，就可漫步在寬闊的阿拉梅達大道上，那遙遠和狹長的神秘感都頓時消失，而聶魯達的家，他賦詩寫歌的處所，似乎很突然而又親切地出現在我的眼前。
聶魯達（一九〇四——一九七三）很早就顯露詩才，二十歲時出版詩集《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》，曾得到智利女詩人、拉丁美洲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米斯特拉爾的鼓勵和讚賞。因其父反對他寫詩，所以他用捷克詩人聶魯達的姓氏做自己的筆名，以致後人都不知其本名。青春年少之後，他不再是一個只寫情詩的詩人，他開始放眼祖國、拉丁美洲和世界，懷抱理想，追求真理，反對暴



政，為和平和正義事業而奮鬥，終於成爲一個時代詩人。一九七一年，「因為他的詩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，復甦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」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。
他中年時加入智利共產黨，一九六九年被智共提名爲總統候選人，第二年協助其朋友、人民統一黨候選人阿連德競選，阿連德就任總統後任命他爲駐法大使。一九七三年，阿連德被軍事政變推翻，以身殉職，聶魯達深受刺激，臥病不起，於同年辭世。
聶魯達在聖地亞哥城內的故居是一棟藍色小樓，位於一座山丘腳下的僻靜街道，室內空間窄小，在各小房間裡陳列着他生前搜集或受贈的各種紀念品：瓷器、玩偶、時鐘、塑像、圖畫，其中兩個耳朵很長、留山羊鬍子的木雕顯然來自智利的特殊領地復活節島。看到不少色彩鮮艷、古里古怪的陳列品，來訪者一定會感到奇怪：這是文人之家？這是作家故居？在一個著名詩人的故居博物館，爲什麼連一本書也沒有？連一份手稿也不見？
到詩人的另一所故居，參觀者同樣會感到驚奇。這個故居在聖地亞哥西邊的瓦爾帕萊索港，一棟三層小樓，位於高高的山丘小巷，面臨開闊的港

政，為和平和正義事業而奮鬥，終於成爲一個時代詩人。一九七一年，「因為他的詩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，復甦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」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。
他中年時加入智利共產黨，一九六九年被智共提名爲總統候選人，第二年協助其朋友、人民統一黨候選人阿連德競選，阿連德就任總統後任命他爲駐法大使。一九七三年，阿連德被軍事政變推翻，以身殉職，聶魯達深受刺激，臥病不起，於同年辭世。
聶魯達在聖地亞哥城內的故居是一棟藍色小樓，位於一座山丘腳下的僻靜街道，室內空間窄小，在各小房間裡陳列着他生前搜集或受贈的各種紀念品：瓷器、玩偶、時鐘、塑像、圖畫，其中兩個耳朵很長、留山羊鬍子的木雕顯然來自智利的特殊領地復活節島。看到不少色彩鮮艷、古里古怪的陳列品，來訪者一定會感到奇怪：這是文人之家？這是作家故居？在一個著名詩人的故居博物館，爲什麼連一本書也沒有？連一份手稿也不見？
到詩人的另一所故居，參觀者同樣會感到驚奇。這個故居在聖地亞哥西邊的瓦爾帕萊索港，一棟三層小樓，位於高高的山丘小巷，面臨開闊的港

清明節氣

陸茂清

清明並非只是祭祖掃墓的節日，它既是節日，又是節氣，從事農業及老年人是曉得的，只知道公曆的新生代卻不甚寥寥。
節氣，指農曆（陰曆）的二十四個時節和氣候。根據太陽的位置，在一年的時間中定出二十四個點，每一點叫一個節氣，通常也指每一點所在的那一天。這是老祖宗訂定用以指導農事的補充曆法。
我們的祖先經長期摸索總結，遠在春秋時代，就定出了仲春、仲夏、仲秋、仲冬四個節氣。以後不斷改進與完善，到秦漢年間，包括

「清明」，彌足精美的詞。充滿正能量。我國重要的民俗節日中，清明節是唯一年節氣命名的。清明時光，鶯飛草長，桃紅柳綠。古代，在這個節日裡，人們藉着春天賜予的活力，大大熱鬧一番。活動中有插柳戴柳、放風箏、盪鞦韆、鬥雞等項目。各擇所愛，其樂融融。誠然，祭祖掃墓是清明節習俗重點。民諺有「三月清明雨紛紛，家家戶戶上墳。」之說。上墳，是人們出於對先人的尊崇緬懷之情。孔子對祭祀祖先的解釋是：後輩對家族的長者，生前應盡心盡力地侍奉，長者歿後，也同樣對待，以感恩他們對家、業的貢獻。清明時節，春回大地，萬物復甦，人們也生機盎然地投入戶外活動。人們正藉着掃墓時機，闖而出舉行個春遊踏春。清明上墳，是大自然中生命與亡靈的一種微妙溝通。這日子，也是繫繞着全家老少對先祖的哀思和野外歡聚的時刻。我家的祖墳在靈隱法雲弄老村落的山間。每個在清明的前三日或後四日裡，趁風和日麗的日子，一個電話，兒、媳、女、婿、孫子們舉家出動。帶上裝着蔬果酒菜，糕糰及香燭的行囊，驅車前往。到達靈隱山前，寄了車，一家人披着明媚春光，踏着茶地陌阡，穿越溪旁小路，迤邐到了父墳前。去春今春一年間，父墳前的雜草叢生，似在墓道上夾道歡迎我們。除草打掃的活，兒孫們早已不合而動。當我們擺擺上香時，傳來鄰墓上墳後人的琅琅笑語，又見其墳前紙錢灰飛。據老人們說，這飛舞的紙灰，便是祖先們已在空中收納了子孫們的一片孝心。此情景，不正是古詩「清明何處不生煙，郊外微風掛紙錢，人笑人歌芳草地，乍晴乍雨杏花天。」的真實寫照？我凝視着父墳前的旺然香火，回憶起兒時母親給我講述父親艱難立業、成家的故事，以及父親業醫一生對窮人貧病不計的片斷。沉思中，孫兒們一陣歡笑把我從回閃中喚醒。墓主兒子的我，覺着融在太平盛世今朝之幸。知足常樂。掃墓畢，在綠色的歸途中，當然不捨山道旁的野菜。於是一家大小挽腰採摘起來，晚餐中，這些馬蘭頭、薺菜、小野菊等成了我們舌尖上的春天。「清明」，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文人騷客賦詩傾懷的。尤其是那首耳熟能詳，幾是家喻戶曉的詩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，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」作者杜牧將清明時節野郊一角的雨景切割下來，僅以四句詩編織出一幅生動畫面。字裡行間淋漓着濃厚的春天氣息。作品引人入勝，令讀者處於一個濕潤潤和的空濛野鄉。在這毫無污染的純淨環境裡，還見着一個戴着斗笠，騎在牛背上的牧童。隨着牛步的緩行，小牧童的身子正前後微微動着。這是作品《清明》的潛台詞。作品《清明》何嘗是一首耐賞的詩，一幅清麗的畫，更是一則意味雋永應景的清明新聞。這僅二十八個字的「清明」詩，實更具備了五個W的新聞要素。「清明時節」，將「時間」交代了，「路上」二字寫出了地點，「行人」「牧童」四字點明了「人物」，「借問酒家」闡明了「故事情節」，「牧童遙指杏花村」將事物的「結果」敘述得明白白。遺憾的是當時尚無報刊雜誌，要有，杜牧絕對是位高級記者。「清明」二字真好！無不是朗朗乾坤，明鏡高懸，萬民通氣的展現。今日，於風清氣正中，那些污吏當是「官不聊生」。



讓它傾聽未來。」想起愉快往事，兩人都不能放聲而笑。最後分別時刻，彼此依依不捨，艾青後來在《告別》這首詩中寫道：「淺灰色的早晨／我離開你／離開你動人的聲音／離開你溫熱的手掌／離開你寬闊的胸膛／離開你的擁抱／說了一聲「再見」／不可能許下重聚的日期／就這樣地，我離開你……」
世界上正直善良的詩人似乎大多多途多舛，聶魯達和艾青也不例外。如果真能用「第三個耳朵」傾聽未來的話，他們兩人似乎都可「聽見」自己今後的命運，預知自己只能聽憑命運的擺布，遭受一次次打擊，歷經一個個苦難。
早在一九三二年，艾青從法國留學回國後，因參加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而被關進牢房，三年零三個月後才出獄，不過，倒是鐵窗生活成全他，使他成了詩人。一九四八年，聶魯達受政府迫害，只好冒生命危險，秘密橫越安第斯山，穿叢林，踏積雪，騎馬揮昏在岩石上，跨越幾乎無法通過的河川，逃離了智利，不過，這倒是使他走向了世界，在歐洲和亞洲都留下了足跡和聲音。一九五七年，艾青接待再訪中國的聶魯達，兩人都想不到的是，當聶魯達離開北京時，艾青竟不能到機場送行，因為他被劃爲「右派」，成了「痰症」。聶魯達深感痛心，在自傳《回首話滄桑》的《再訪中國》一章中寫道：「陪伴我走過各地的詩人艾青，他的命運十分悲慘。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；後來允許他寫作，但永遠不再讓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——一個在國內外早已聞名的名字。他就這樣被列處文學自殺的刑罰。」他後來曾不止一次向他遇見的中國文人表達他對艾青的思念之情，關切地問道：「艾青在哪裡？」
被流放在新疆的艾青自然不知道聶魯達去世的消息，不知道皮諾切特政府把他草草埋葬，而沒有根據其遺囑安葬在黑島。直至近二十年後，即皮諾切特下台後，他的遺願才得以實現，他的墳墓朝着海洋。

一生面向海洋，聶魯達因而有開放的思想、追求自由的精神、經受磨難的意志，用其感情激越、氣勢磅礴、洋溢著對大自然和人類之愛的詩作「復甦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」。他確實也曾介入政治，但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，那籠罩他的政治煙塵總會消散，人們將永遠緬懷作爲詩人的他。記得二〇〇四年，爲紀念這位拉丁美洲最偉大的詩人誕生一百周年，各國媒體作了許多報道：智利人民高舉詩人肖像遊行，飛機撒發他的詩頁；意大利拍攝表現他流放生活的詩頁；德國放映關於他生平和詩歌的紀錄片；美國作曲家列伯森爲他的詩譜寫歌曲；爵士樂女歌手魯西安娜出版唱片《聶魯達》；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行紀念活動；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行詩歌朗誦會，等等。
我想用一九五四年七月艾青在智利寫的《礁石》這首詩來結束本文。在智利太平洋沿岸有許多黑色礁石，眼望浪打礁石的景象，艾青一定聯想到聶魯達和他自己——兩個面向海洋、熱愛海洋而又經得起海洋考驗的人：
一個浪，一個浪／無休止地撲過來／每一個浪都在它腳下／被打成碎末，散開……／它的臉上和身上／像刀砍過的一樣／但它依然站在那裡／含着微笑，看着海洋……

景象，對此多種典籍有載，如宋代陳元觀《歲時廣記》：「清明者，謂物生清淨明潔。」元人吳澄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也說：「三月節……物至此時，皆以潔齊而清明矣。」《歲時百問》一書亦云：「萬物生長長矣，皆清潔而明淨，故謂之清明。」《辭海》「清明」條也說：到了清明，黃河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平均氣溫一般在十度以上，我國大部分地區氣候溫暖，草長花開，改變了冬季寒冷枯黃的景象。
清明時節，新一年的農事進入大忙，《辭海》：到了清明……農業生產上都忙於春耕春種，江南農諺：「清明穀雨兩相連，浸種耕田莫遲延。」「種樹造林，莫過清明。」

清明在內的二十四個節氣已經確定，漢武帝大初元年（公元前零四年）頒行的《太初曆》，正式把二十四個節氣訂入了曆法。
關於清明的時間，《淮南子》裡是這樣記載的：「春分後加十五日，太陽到達黃經十五度時。」《辭海》「清明」條也是如說：「每年四月五日前後，太陽到達黃經十五度時開始。」二十四節氣中，春分與清明是前後相鄰的兩個節氣，春分後第十五天便是清明，一般在陽曆四月五左右。
在二十四個節氣中，清明是反映氣候和物候的重要節氣。
清明時節天清地明，氣候溫暖，惠風和暢，萬物復甦，草木現青，大自然呈現欣欣向榮

